学生运动的复兴与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策略（一）

列宁道路

学生运动的复兴与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策略（一）

November 03, 2022

学生运动的复兴与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策略（一）

列宁道路

以“新冠”纪年已近3年。黑帮无休无止的静默封城，罪行累累的官僚行径和层层加码的“一刀切”政策，让中国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乃至部分资产阶级愈来愈忍无可忍，反对极端防控政策成为群众共同的民主要求。2022年上半年以来，不满情绪攀升，尤其3月底上海爆发的大规模疫情一定程度上可视为群众情绪的转折点。作为舆论焦点，上海抗疫过程将黑帮的蛮横、暴虐和无能再次赤裸裸地暴露在全国群众面前。作为此前和此后苦不能言的城市中抗疫实景的缩影，这是对官僚统治的状告书，也是对群众政治教育的宣传画。即使黑帮力图通过“人民生命健康至上”的精妙话术和不惜成本的舆论管控力挽狂澜，群众的现实关切彻底转变，转向“清零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和“坚决反对过度防疫”，终究是再也挡不住了。

大学校园正是过度防疫的重灾区之一。大学生遭遇的现实图景常常是这样的：社会上其他机构正常进出，各大高校却铁门紧闭；教职工、校内居民乃至无关人员随意出入，而学生被圈禁牢中。社会和学校，教工和学生，构成了学生遭受区别对待的民主讽刺画中的两大主题。这两种区别对待所以成为惯例，原因大致如下。一是黑帮以防疫和稳定为政治正确，通过封校，在流动人员中抹去人数众多的大学生，能为各级官僚大幅降低统治风险，故有中央官僚默许、地方官僚支持、学校官僚执行的“三管齐下”。二是对师生分而治之，既因家属和商户对学校无直接依附关系，学校官僚管理相对不便，同时也为最大程度上分化师生利益，避免官僚面对普通老师和学生的共同不满。最重要的是，自文革以后，尤其八九以来，高校的学生民主制度被铲除殆尽，学生的一般民主主义意识和社会主义意识被扼杀，政治冷淡主义被有意培植成社会和校园的主流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丧失，反抗精神不可多得，无怪乎昔日的大学主人被贬为今日的“大学牲”，学生彻底沦为官僚随意屠宰的羔羊，乃至不少学校官僚一面在施暴之时无所顾忌，一面还上演着自我感动的滑稽剧。

但温驯的羔羊终于也忍无可忍了。两重区别对待的高压政策裂变为引爆学生情绪的两个导火索。自2022年3月四川大学横幅事件以来，全国爆发多起大学生反对疫情政策的抗争行动。这些行动以反对官僚为纲、反对官僚的极端疫情政策为目，此起彼伏，形成了一股大学生民主运动潮，呈现出斗争形式从低级到高级、从相对自发到相对自觉的发展态势。本文将分为三个部分，计划作为系列文章刊发。首先对本次学生运动潮的基本情况及其发展过程做一总述（目前马克思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民主派都还暂未开始这

项工作），其次试图分析本次学生运动的特点并总结经验教训，最后从列宁主义出发，力图阐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待学生运动乃至一般民主运动的正确态度和基本策略，并为学生中的马克思主义者指明道路。

一、学生运动潮的形成与发展

根据所占有的材料，我们可以较清晰地归纳出一条由个人抗议到集体抗争、由偶发聚集到自觉组织的抗争形式发展路径。

1. 个体行动阶段

在始发阶段，抗争以先进分子的个体行动为主要形式，积极分子通过拉横幅、写标语的方式，期望唤醒同学觉悟、引起官僚重视，以争取解封。2022年3月中下旬，成都疫情社会面清零，居民恢复正常生活，而高校继续封锁且只封学生。3月22日，一位四川大学的先进分子在校内天桥上拉出“川大是全体师生的川大，不是全体官僚的川大”的横幅，打响了本次大学生运动潮的第一枪。尽管横幅10分钟内就被撤下，抗争学生也很快被官僚“谈话”，但其照片已在网上广为流传。同日，教学楼走廊白板也被写上了“反对官僚主义”等标语，校内将有游行和罢课的传言四起。党政官僚忙不迭地进行维稳，成都市委书记当日下午赶赴川大与学生交流，学校官僚命政治辅导员凌晨开会警告学生不得参与游行罢课。最终川大于次日晚火速解封。

其他学校的先进分子从川大横幅事件中提炼出两个主要信息，一是横幅和标语的斗争模式，二是抗争可能赢得解封。于是川大模式快速辐射到了其他学校。3月27日，两不同省份高校的积极分子在同一天分别效之。湖北武汉科技大学学生将横批为“早日解封，还我青春”的对联挂在教学楼上，山东烟台鲁东大学学生孙健举着“鲁东解放”的牌子在校内游行。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两次抗争却并未取得期望的效果：一是未能充分带动校内其他同学情绪，没有形成群情激愤的民主氛围，二是未能实现提出的口号。武汉科技大学封校力度形式上有所松动，但事实上继续坚持铁桶政策。鲁东大学官僚则更加强硬，最终孙健因拒不认错被官僚开除学籍。此后仍有类似的行动，4月17日和19日，南开大学的积极分子试图通过在校内张贴宣传画和鼓动文章的方式反抗封校；5月2日，先进分子在教学楼上挂出“可是我看现在的南开趋向，是非要自绝于社会不可了”（周恩来语）的条幅，但结果同样是一石难激千层浪，南开学生虽颇有怨言，却无集体抗议倾向和游行示威的鼓动言论，学校官僚不为所动。

2. 集体抗争阶段

北大万柳学生公寓发生的聚集抗议是运动形式的转折点，标志着运动进入集体抗争阶段。4月末到5月初，北京发生多起小规模聚集性疫情。为实现社会面清零，管控政策在社会面收紧，高校内则变本加厉。北京大学万柳学生公寓是校外园区，本就存在空间狭小、食堂供应能力差、自习室不足等问题。五月上旬，官僚一刀将学生封死园内，一周后甚至禁止点外卖。与此同时，同住的教职工及家属却自由出入。学生愤然指出，如此区别对待将使学生为封校所做的牺牲变得毫无意义，校方表示将研究解决此事。5月15日晚，解决办法出现了：园内突然开始在学生住宿区和教工家属区之间修筑铁皮式“柏林墙”。可想而知，大功告成后，万柳学生将继续被关在面积小一半的园内，同时失去理发店、部分自习

室和一个快递点。驻足围观的学生越聚越多，逐渐演化成抗议和示威。先后两拨学校官僚火急火燎赶来维稳。随后，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向同学们自荐，作为学生代表与官僚交涉，要求签订书面材料。官僚同意学生代表提出的建立沟通机制、不许建墙、改善食堂、增加校车运力、开放入校申请等条件，并签署“不追究在场学生任何责任”的承诺书。事后以上诉求几乎全部得到实现。相比笼统地抗议封校，此次学生代表所提要求立足于北京疫情现状，在承认封校的前提下，提出代表学生当前利益和迫切需要的具体的民主诉求。

其他学校的先进分子也从北大万柳事件中提炼出三个主要信息：一是以集体抗争为手段，二要提出代表大多数学生的具体要求，三是抗争可能成功。运动自此开始进入自觉组织集体抗争的相对高级阶段。5月22日郑州大学、5月23日中国政法大学、5月24日北京师范大学和5月26日天津大学等校先后爆发集体抗议。与北大运动相对偶发的聚集不同，这批后发运动由先进分子自觉地、有计划地组织起来，行动模式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先进分子编制宣传海报，提出统一诉求，设计行动口号，研判时间地点；在鼓动工作中，对鼓动对象进行严格限制，以确保运动不会夭折，譬如要求只透露给“极为可信的同学”，同时在传单或海报中对“学贼”予以震慑。学生的诉求也从北大事件前笼统地要求解封，改为明确提出的具体要求，包括设立返乡返校机制、安排线上考试、不许秋后算账等。“大楚兴、陈胜王”、“打倒官僚主义、打倒形式主义”成为运动口号。最终以上学校学生的抗争都获得了胜利。

流传出来的信息显示，部分学校的学生组织者展现出良好的斗争素养。例如，北师大的鼓动传单中，阐述了要求见哪位领导及理由，摸清了该领导的作息习惯，以此为据综合判断不同时间地点起事的可行性。此外，有先进学生自觉在事后梳理运动过程，总结经验教训。一位非运动组织者的郑州大学学生写下了《矛盾的运动和运动的矛盾——郑州大学五二二事件分析》（下称《事件分析》）一文，试图用矛盾分析法剖析运动中对立的双方和学生中的两派，并总结经验教训、回应否定和质疑运动的言论，强调学生作为小资产阶级面对着无产化的未来；不仅如此，《事件分析》正确地指出，此次郑大学运就本质而言只是一次自发的学生聚集性抗议活动，但应将其视为“一个长期博弈、反映学生合理诉求途径的开端”，同时提出了改革学生会、建立“代表学生自己利益的学生组织”的民主要求。可见学生的民主意识在复苏，这种复苏一定程度上是必然的。疫情危机引发了中特黑帮的统治危机，危机中统治者不得不采取政治高压，而这又促进学生的民主意识的复兴。

3. 最近的斗争：正确的抗争形式与待提高的斗争修养

9月，武汉纺织大学对外贸易学院因偷电被罚200余万元，但学校迟迟不交罚款，企图将后果转嫁至学生身上。学生宿舍因此停电，空调停转，学生无法入眠，官僚却让学生去大学生活动中心打地铺；同时，该校开始征收高额电费，以便罚款由学生分摊；此外，武汉疫情形势稳定，但该校已封控年余。9月19日，该校爆发大规模聚集抗议，学生高举主席像，高喊“还钱”，高喊“解封”，高唱国歌，期间甚至有不少学生冲破校门，引发阵阵欢呼。该校抗争的最终结果暂无可查消息。

9月末，河南郑州疫情局势稳定，但高校学生却喜获通知：国庆假期压缩为三天，继续封校。28日早上，在通勤过程中，郑州工程技术学院英才校区学生冲破天桥上的为防疫所设围挡，将其踏在脚下。以此为导火索，不同程度的封校抗议行动在郑州多所高校密集性爆发。以河南工业贸易职业学院为首，中原工学院、郑州水利与环境职业学院（下称水环学院）等校先进分子纷纷组织同学们在晚上“喊楼”，据

传水环学院至少有4栋宿舍楼齐喊“解封”。当事学生所记备忘录中，将此次行动称作“反封校革命运动”，宣称“我们不怕流血牺牲，我们只怕得不到自由”！此次"928运动"以河南工程学院南区爆发大规模聚集抗议为高潮。学生们齐聚校门前、操场上，喊“解封”，唱国歌，质问官僚为何对学生区别以待。抗争的消息和手段都以惊人的速度在传播。28日当晚，水环学院、郑州财税金融职业学院（下称财金学院）都有积极分子组织第二天（29日）的聚集抗议。事后，郑州多所高校政策松动，虽未承诺长期解封，但宣布假期改回七天，其间学校解封，斗争取得了明显成效。不过，不容忽视的是，也有不少行动被扼杀。财金学院的29日下午抗议计划被官僚确知、提前占领场地，行动失败。水环学院的29日抗议活动也未能成行。据查，该校官僚在交锋中获得小胜后，似乎更加无所顾忌，即使在郑州大批学校解封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三天假期和封校政策“不动摇”。

有评论称9月郑州抗议是通过多校先进学生之间的串联而自觉组织的，我们认为这一论断不符合实际。由于可查证资料的匮乏，所以我们并不苛责这一观点。但必须指出，经查证，我们确定网上流传视频都是河南工程学院一校的聚集抗议实录，没有其他学校抗议视频流出，的确有其他高校通过喊楼等方式反抗，但“多个大学的大学生聚集抗议”的说法是武断的；更重要的是，多校间有组织地进行串联的想象抬高了运动现状。校间串联是运动广度的跃升，多校同时行动且取得成功，将对组织和保密水平提出很高的要求。不仅需要各校内形成代表学生利益的、坚定可靠的学生组织，还需要这些小组进一步团结成地区性的学生组织联合会，而在这两步完成之前宣传串联已经实现，这在客观上只能倒向崇拜运动的低级阶段，是有害的幻想。就目前郑州乃至全国的学生运动水平来说，我们只是处在迈出第一步骤的初始阶段。

4. 小结

综上可见，2022年上半年至今，形成了一股大学生抗议极端封控政策的学生民主主义运动潮。尽管运动仍处于自发阶段，但整体上在向前发展，学生的民主意识在复苏，抗争手段在进步。不少人期望在二十大迎来疫情政策的转机，幻想特色政府自动放弃“动态清零”。但是，10月17日，二十大新闻发言人强调，正是因为坚持“动态清零”才保持了经济社会持续稳定运行，“曙光就在前头，坚持就是胜利”。可见黑帮不会轻易放弃既成的控制社会的高压手段。未来几年，极端封控加上经济萧条，深受其害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自发抗争只会越来越多，作为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轻部队”（列宁语，见《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第22卷，343页）的学生运动也将继续发展。但马克思主义者和学生中的民主派并不会满足于当前运动低级的自发状态，而是总结经验教训，推动运动向前发展；我们将阐明对待学生运动乃至一般民主运动的正确态度和策略，并力图为学生中的左翼指明道路。这是我们在接下来的文章中将要论述的。